

风流唐寅

吴雯

著

青岛出版社



风流唐寅

吴雯 著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作登字 01-96-A-005 号

责任编辑 高继民
装帧设计 关守信

风 流 唐 寅

吴 雯 著

*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双星集团华信印刷厂印刷

*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850×1168 毫米) 12.75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436-1563-0/I·224

定价:15.80 元

前 言

明代的丹青和诗赋高手唐寅，既非英雄豪杰，也无丰功伟绩，但作为“吴门四子”之一，他仍是风流千古者。说唐伯虎不仅仅属于明朝、属于苏州，而属于历史、属于中华，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他众多的故事里，最脍炙人口的是“唐伯虎点秋香”。其实，这是他替儒生陈元超背的“脏”，这本倒也无可无不可，因为以唐伯虎的旷达，这类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他头上。只是，仅仅这样理解、附会和透视“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恐怕太偏狭、太肤浅，恐怕实在对唐伯虎不公。

除他自许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外，另如“普救寺婚姻案主”、“逃吏禅仙”等等都是唐伯虎用过的号，而最具有代表性的、蕴意最深厚隽永的，却是“六如居士”，否则，为他结集的诗文，就不会单以《六如居士全集》去命名了。

每人字号的拟定都体现出独到的匠心。“六如”是佛家用语，唐伯虎借以表达自己后半生深深感受的人世“六如”：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不管“风流”多么广义，充满褒誉，它给人的联想似乎总有些许“浮云”感，和“六如”的沉沉内涵相去甚远。以这样两个一天一地截然不同的号自称，足见唐伯虎的人生体验飞越之大。把这两者集于一身的客观因素，是一场将他卷进去的“科场舞弊案”。这个对他而言是既偶然又必然的案件，实在较之“点秋香”的故事要动人得多。再说“点秋香”的美谈，将他更本质的经历、品性、才气掩盖了，扭曲了，甚至苍白化、干瘪化，这不能不说是一大

2 前 言

遗憾。也许以前的作家出于对他的极度敬爱、不愿“污染”他的缘故，宁肯“借唐之名扬陈之实”，也不愿刻画一个带“污渍”的唐伯虎。少许作品有那么一点，也是“避实就虚”、“惜墨如金”的，那案件的偶然和必然性何在，仍让普通的读者不知所以。

人们如痴如醉地相信他有“点秋香”的艳福，有“写十美”的奇遇。《风流唐寅》却想从全新的视角上，只截取他30岁前后两年半的生活横断面，写出他的极爱与极憎、极荣与极辱。愿此“四极”能使他的形象立体化，从那种不无文痞意的“风流”平面上站立起来，具有四维感与五彩色。

近几年来，“写唐”作品真不少，此中包括海外著名作家的大手笔。本书想在此背景下跻身这一行列，可谓不当时宜，很难争艳。但是，独树一帜“枝”毕竟也还无妨。另一方面，这本通俗读物的不足之处还很多，欢迎读者不吝赐教。

最后一句不可避免的套话是：虽然本书的创作借重了许多文史资料，人名八成是真的，唐伯虎犯案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也较贴近事实，但它毕竟“纯属虚构”，请勿信以为真，请勿交以史实，切切。

本书的撰写，得到过许多人的无私关心和帮助，如文兴宇、潘君明、徐耀明、张毓翔、胡拾美、梁孟霞、葛绳刚、寇斌、于锡珠、孙树生、崔积璐、张衡、崔鲁南、钱安成、吴霞、李志鸿、梁晶立、龚雪玲、刘惠康、叶美华、陈爱华、张蔚、陆晓红、谭攸珊、沈积钧等等，尤其只有一面之交的潘君明先生，提供的帮助格外珍贵，本人在此一总鸣谢，并永志不忘。

吴 雯 识于北京

1996年10月

故 事 提 要

“同孤共苦”的身世、“不打不相识”的经历，令唐寅与妓女徐素心心相印，有共度百年的诚意，但天不遂人愿。半年后，1498年的2月，对唐伯虎来说，真是多个事之秋：送别文林（文天祥后裔），结识徐经（徐霞客高祖），积怨“同窗”，重逢老友，巧遇钱福（1490年的状元），痛失徐素，受惠曹凤（苏州府刺史）……不一而足。而最重要的却是，他认识了两年后才再度重逢并伴他走完后半生的沈碧云。

初交伯虎，钱福就能急人之难，倾囊而出白银二千五百两，借予伯虎赎徐素，因为仅通过五分钟戏剧化的观察，他已深刻了解伯虎非凡的天赋与秉性；何况，同声相应，他也十分同情伯虎的境况。

然而，钱福的慷慨解囊迟到了几分钟。在赎金送到之前，徐素误以为自己如临深渊，绝望地含恨自尽。

一难刚去，一难又至。由于小人作梗，伯虎在乡试的资格选拔中险被淘汰。幸赖文林之子征明和新任苏州知府曹凤及时斡旋，才弥补了“遗珠”之误。可是，伯虎只落了个“附学生”的名份。

半年后，伯虎在南京乡试高中解元，从“龙尾”一跃而为“龙头”。其实，对他而言，这并非侥幸。

发榜前，他曾经历了一场大变故：这场变故既使他荣极一时，又心悸终生；既有人为他而葬身情海，也有人因他而自掘坟墓。

他的乡试“恩师”、主考梁储爱才心盛，将他的试卷，尤其是一份当堂挥毫而成的文赋带到北京，遍示朝官。这一作法虽使伯虎身价猛增，却也埋下了可怕的隐患。伯虎入京会考，适逢梁储

受钦命出使，要远赴安南（今越南）。为备一份给恩师的礼物——“赠序”，伯虎又另备了一份礼物，去转求徐经的恩师代笔。不料在明孝宗刚刚诏令天下、严禁收行贿赂的风头浪尖上，小因朋友间的个人恩怨，大因宫廷里的权利之争，使伯虎卷入“科场舞弊案”的旋涡之中。

还在伯虎到京的第一天，因偶遇素不相识的两个举子大争意气，他随机充当过“仲裁人”，作了特殊评判，短短数十言惹恼肇事者。此人耿耿于怀，衔恨不已，终借裙带关系，在伯虎入狱后公报私仇，让伯虎饱尝刑棒，伤痕累累。

倒是天子“微服”亲往刑部，“多方位”地考察了伯虎。不足半小时的工夫，“风流”伯虎便使至尊天子动心动容。

种种复杂的关系，使朝官们对案犯的量刑各执其辞，处分上主张宽、严者势均力敌，而最后偏于宽待伯虎的那个砝码，即年轻而有为的天子明孝宗。

知恩不报是伯虎特有的选择。

那个陷他于大牢之中的都穆，原曾与他有过真正的朋友情谊。他在伯虎出狱之后，曾两度上门“请罪”，头一次被伯虎“瞒天过海”躲了过去；第二次伯虎无可回避竟纵身跳楼，以此明志，绝无言归旧好的余地。

伯虎失去的太多太多了，但与碧云的重逢却使他自感天公慷慨至极。

目 录

一	屈尊赔礼得名妓	(1)
二	写序赠别文宗儒	(12)
三	狂士“招仙”闹意气	(32)
四	游戏山亭奇相逢	(43)
五	诗酒华诞福倚祸	(58)
六	沁芳园中虎驱豹	(70)
七	妙解和尚游街苦	(90)
八	秋菊寒梅寓寸忱	(105)
九	状元解囊赠赎金	(123)
十	香销玉殒悲徐素	(134)
十一	知府大义补“遗珠”	(147)
十二	赋惊满座悦芳心	(164)
十三	小人盗得桑约诗	(184)
十四	“福地”火烧名媛身	(195)
十五	失之交臂沈碧云	(213)
十六	荣归故里叹世情	(229)
十七	元宵节诗话兆前程	(245)
十八	公允仲裁露锋芒	(254)
十九	错求主考送“宝相”	(269)
二十	“四子造鱼”致奇案	(280)
二十一	银铛入狱起“莫逆”	(294)
二十二	孝宗微服访刑部	(316)
二十三	初悟“六如”证人生	(342)
二十四	雄逐雌飞丹青福	(367)

一 屈尊赔礼得名妓

1497年，正是大明国朝孝宗皇帝时的弘治十年，岁在丁巳。

中秋节的夜晚。月亮将它明丽的清辉赐给姑苏大地时，跟往年一样慷慨、温柔而慈悲，令千家万户都沉浸在团圆节的喜悦之中。可是广德酒楼及其主人的宅院，却蒙着与此颇不协调的灰暗。

唐宅位于阊门内横贯东西的大街上、皋桥西南口与吴趋坊交界处，它的东北角辟出来作了酒楼，这是伯虎兄弟继承父亲唐广德的遗产。本来，酒楼地处交通要道上，这里终年来往行旅不断，生意曾蛮红火。可唐广德故去后，身为长兄的唐寅不事经营，只挂名大东家，酒楼交由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唐申去操持，这一来，年景可就今不如昔了。今晚，比弟弟更深重的失亲之痛，折磨着“团圆节”晚上的伯虎，万众欢欣的气氛，反更增加了他的凄凉。因为，伯虎八年内连丧五亲，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弃世，除父母和唐辰（是唐寅的妹妹、唐申的姐姐——他们三个都以生年地支取的名）外，自己还要多承受爱妻和爱子去世的打击。伯虎虽然豁达，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弟弟唐申一家三口先已歇息，伯虎立身院内的梧桐树下，站到心烦时，退回书房“双梧堂”。双梧堂不大，但布置精雅，书帙整齐，古玩错列，字画有致。双梧堂内通西厢房，那就是卧室，里面床帐洁净。这一切，可让人感到主人有高逸的意趣与修养。

没有睡意，伯虎先点燃那本很吉庆的绛烛，却觉得闷气，就将窗户推开。在他而言，月光是如此的苍白，烛光是如此的昏黄，都令他备感孤苦，不由回忆起爱妻徐霄在世时的温馨岁月。朦胧

中，他感到这明月、这绛烛，都是为了给他照亮通往阴世途径的，但那路是多么遥远、多么曲折、多么迷茫呀。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冥思”，随手又写了一首题为《伤内》的五言古诗，怀念去世一年多的亡妻：

凄凄白露冷 百卉谢芬芳
 槿花易衰歇 桂枝就销亡
 迷途无往驾 款款何从将
 晓月丽尘梁 白日照春阳
 抚景念畴昔 肝裂魂飘扬

不难看出，伯虎只恨没有神车鬼马，可载他寻找亡妻；最后两句，也足见他当时心绪何等恶劣。

每当伯虎心绪欠佳时，他平素发亮的印堂就会黯然。此刻，他反正睡不着，又出了屋，也算是查夜吧，前前后后转了一遍，才走到大门边，摸摸门栓插好没有。也巧，恰在此时，门板被敲响了。

“谁？”

“伯虎，是我。”

伯虎拉开门，一个比伯虎还英俊的年轻人进来。“梦晋？”

梦晋是伯虎左邻张灵的字，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张灵贫而嗜酒，在姑苏城得一“狂士”之称，长伯虎一岁，俩人能好成一个头。他反手带门，关照了向自己摇尾乞怜的黑花：“听好门，我进屋和你大东家说话去。”

唐宅家犬果然又卧在门内。

俩人进了双梧堂。伯虎让张灵坐下，说：“这么晚了，你准有事。”

“你猜，我租到什么了？”张灵两只黑亮的大眼，似乎能使昏

暗的灯光失神。

“你呀，手头一有两个铜子儿，就非得折腾掉——租什么去了？”

“小船。后天，别人都不约，就你和我，先去上方山‘还阴债’，第二天再到石湖‘串月’，好不好？”

姑苏城外西南石湖上有座杏春桥，构思奇特，桥身有九洞相连。八月中秋节后，每当月亮偏西时，水面微微迭荡，桥洞所射的九个，加头顶一轮是十个，连环成串的“明”月你呼我应，相互嬉戏，极有情趣，蔚为奇观，成为姑苏的一大胜景。每年八月十八，结伴前往石湖去“串月”，成了姑苏百姓的特有的时髦。而八月十七又恰好是“五通神”的生日。穷苦人家还讲究到距石湖不远的上方山去，向神偿还自己或是祖先在那里“借下的阴债”。所以，那两天出城的人很多，玩头名堂一时也介绍不完。

伯虎身材适中，周身充满奇异的生命活力。他的全部潜能似乎都要透过饱满的天庭、发亮的印堂、有神的双目释放出来。当然，这种潜能就是智慧和力量。他的眸子，有类女性的单凤眼，只不过刚硬些罢了：眼皮虽单，眼泡却不肿。一则大，二来翘，三者眨，反而特别有神。

眨眨眼，摆摆头，伯虎对好友的热忱反映冷淡：他不想去串月。

“不行，”张灵不由分说，“把你捆上，我也要你去！”

伯虎情绪并不高涨：“年年可以串月，今年非去不可吗？”

“哪年我都不绑架你，我可告诉你，后天例外。”这种警告的原因是，他知道伯虎这段时间情绪低落，为的就是拉朋友出去散心。

伯虎变得也快，无奈地笑笑，算是认同，他知道，扭不过这个“冤家”的。

十七那天吃罢中饭不久，伯虎见来喊自己的张灵就穿着破衣

烂衫，那是他平常春米干活时的“工作服”，怪他：“你也不换换衣服？”

张灵嘟起饱满的双唇，摇头晃脑，振振有词：“又不是去出客赴宴，既是去还债的，要穿什么好衣衫？穿得好，看人家‘五通神’不索你的高利贷！”说完自顾自笑。面对他那玩世不恭的情态，伯虎只有哑然相对。伯虎有个规律，要是跟张灵在一起，就如和第二个自我在一起一样，即使没什么特开心的事，心绪也是宁静、相对轻松的。

唧唧呀呀，橹声连连。起初都是张灵在划小舟，后来伯虎要换他一段。

“你穿着漂亮长衫来划船，不觉得可笑么？”张灵煞有其事。

“我跟你调换衣裳不就行了？”

这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换完，张灵益发潇洒，而伯虎呢，身着短褐，样子虽古怪，可是衣衫难改儒雅相。他划得倒蛮像回事，兴致勃勃地划动双臂，就是比张灵慢，到头来，还得由张灵操舟，不过这次衣衫再未还原。

轻便小舟不断超越大小舟舫，一路领先。快到石湖时，只见前面悠哉游哉地划着一只不小的华舫。

“梦晋，你看那华舫！小幡上写的什么？”

双手摇桨的张灵看了几眼，随即怪怪地一笑：“沁芳园。”

小船渐近华舫，伯虎盯住华舫四角都挑挂的小幡，品了一阵，不禁嘲讽：“沁芳沁芳十足风光，你看这字真够漂亮：骨头架子软不郎当，恨不能就趴到地上。”这话的弦外音，可真不高雅，叫张灵也忍俊不禁。

我们该回来交代一下华舫上的游人了。沁芳园是姑苏城里不算大的一家妓院。虽然距闹区不太远，但是地处小巷深处，僻静了一点，再加上庭院不够排场，生意曾比较清淡。后来有了较大

改观，主要得益于两个姑娘：其一姓隋，善诗，也挺漂亮，自我感觉特好，总鹤立鸡群般傲视众姐妹，好在其他方面，人品也不算坏；另一个虽然伶俐，面貌姣好，并且就弹唱而言，可谓技压群芳，已经是遐迩闻名，但人持重而随和，自尊自重而不傲慢，甚得众姐妹之心，连鸨婆乐妈妈对她也另眼相看，这就是徐素。

徐素非常不幸，八岁上父母双亡后，一个堂舅把她转卖给沁芳园作使女，先一千八百八十年，端倒洒扫，什么活脏累下贱，她就得干什么。到十六岁时，乐妈妈看她身量绝好，袅娜多姿，清秀可人，又有一副滋滋润润的好嗓子，再典型不过的吴侬软音了，极富磁性。不像有的人，嗓门一高，尖得扎耳，她能高低都自如，很醉人。于是乐妈妈要请最好的师傅教她学艺，并答应她两年之内可以不出道接客。初时徐素不肯，因为卖身契明明写的是作十年使女，而非妓女。后经不住乐妈妈软硬兼施，再说徐素明白，不答应的话，这种肮脏地方什么卑鄙事情都会发生，想要以贞女童身告别这艳窟是不可能的。于是她让了步，同意卖艺不卖身，暗自决定在这两年中，伺机为自己选定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主顾，跳出火坑。

到十月份，她两年学艺期将满。八月中秋节一过，她跟十几个姐妹就撺掇乐妈妈放假两天，同去上方山还债，再到石湖串月。乐妈妈经不住丫头们叽叽喳喳吵，想到租只大船招摇过市，也不失为招揽生意的一种形式，园子停两天业也无大妨，这叫有失才有得嘛，她也就同意了，还要大家穿红戴绿，全着盛装。

姐妹们在舱内吵吵嚷嚷，分吃中秋节留下的月饼果品，隋姑娘嫌烦，想躲开清静一阵儿。她前脚走了，徐素跟着就精心挑了一份给她送出舱外，两人相隔不了多会儿。也巧，伯虎他们在小舟上嘻嘻而笑时，也正是姐妹俩同上右舷时。

自觉光采照人的隋姑娘倚栏闲望，任由徐素端着盘子，根本不去选取其中的果品。一叶小舟飞速而来，却在华舫跟前减速，隋

姑娘看见上面衣衫褴褛的乞儿逍遥闲坐，而那英气逼人的后生倒划了个带劲，她觉得这可真够本末倒置的，细看呢，两人都像白面书生，加上看两个人一个劲儿冲着华舫傻乐，她不禁笑了起来。

“凭栏何事笑嘻嘻？”俗话说男笑痴、女笑呆，在某种背景下，此话有理。伯虎生性多事，眼下他就觉得此女笑得发傻，于是责以七字句。

“笑你寒儒穿破衣。”诗妓出口之快，也不亚于伯虎，而且押上韵了。

唇枪舌箭才第一个回合，隋姑娘暂时领先。伯虎哪能让她占上风？轻轻松松一拨回马枪：“锦衣包得驴马骨，这人骑过那人骑！”这不就是说，你穿得再美，骨头也贱，只不过是供人玩弄的工具而已吗！

隋姑娘的脸憋成个圆紫茄子，什么也回敬不出来，转身飞快地膘徐素一眼，拔脚跑回舱里去了。众人看她如此失态，又问不出一个字来，还以为是徐素招惹的，便纷纷涌向船舷，要探个究竟。

却说伯虎嘲弄完隋姑娘，笑容尚未收敛，另外一只什么小舟就擦身而过，有人在脑后喊：“伯虎，作什么怪呀你？还不快走，小心去晚了，就不怕‘五通神’把你唐伯虎的‘聪、明、正、直、德’全收回去呀？”

刚才以诗辱骂隋姐姐的人应道“不怕，只要把‘正’留给我，就足够”，且继以讪笑，这使徐素真吃惊不小。她心想：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寅呀，心眼才跟针尖一样大？隋姐姐固然不该笑话人，也不至于叫你这么挖苦法！你伤害的可不只是一个人，别人又没招你惹你！你有什么了不起？这样骂人，缺德不缺德？怪不得你只要“正”而不要“德”呢！

“啪”地一下，果品被徐素摔入水中：“小舟慢行！”

溅起的水花扑向小舟。伯虎回过头看看，刚才那自讨没趣的姑娘不见了，喊叫者是刚才没吭过气的少女。她素衣简饰，一脸生气。伯虎不解：她又要纠缠什么？便让张灵停桨，自问：“姑娘有何指教？”

见众姐姐已陆续站到自己身边，徐素越发感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她以从未外露过的锋芒，灵牙利齿地口出一诗：“唐寅英名满吴门，才是小孔针一根。只闻半句唐突诗，就将恶语遍伤人？”

一语既出，舫上舫下顿时肃然。伯虎多年来只习惯接受他人的敬畏，这才给自己又起一字“子畏”：“子”，就是“您”、“你”之意，“畏”即“敬”或“怕”的意思，那“子畏”岂不就是让人尊敬吗？想不到今天一个柔弱的平康女子，竟直呼自己姓名，嘲讽自己如此无情！这才是伯虎始料所不及呢。现在轮到他尴尬傻眼了。倒不是伯虎和张灵没有心智还击她，而是同时折服于这毛丫头非凡的气度。

乐妈妈看伯虎窘在那里，以为徐素给她闯了大祸，急忙叱着徐素回舱。张灵仰天大笑；当然，伯虎弯子是转得很快的：“这位妈妈莫要慌，慎重行事细思量。今本唐寅有口过，不可责罚小姑娘。”

“还阴债”的场面好热闹，不断花样翻新，高潮迭起。可伯虎脑海里深深地嵌着徐素的情影，他情绪高涨不起来。当晚他们没回城，找了户人家求宿。第二天，他无心闲逛，离晚上石湖串月还早，他在人家院子里乘凉，一闭眼就是小姑娘的形象，赶也赶不走。索性跟人讨了笔墨，根据记忆，画了个半身美人图。

“真像。”张灵评道。

“谁？”

“废话！”张灵一掌击在伯虎的脊梁背上。“怎么样，题首诗

吧？”

“只有画兴，没有诗兴。”金风吹得伯虎懒洋洋的，他装作迟钝：“过来过去老一套：‘天姿袅娜十分娇’——下面写什么？”

“你的文思都让她吃掉了？行，我给你续，但你不许反悔，必须照样全用，怎么样？”看伯虎以眼代嘴，不加拒绝，张灵异常兴奋，“那你伯虎可听好：天姿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截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之处不曾描——伯虎请看妙不妙？”张灵是个有“秀才”功名的大才子，只是家穷，既不想也不可能再继续进取了。他这七言绝句立意虽不高雅，却非常新颖，而且来得很快。

“得意什么？”伯虎分明言不由衷，“给你照样全抄就是了。”

事实上伯虎不但非常满意这首七言绝句，而且用极为潇洒的字体题在画上，当晚揣在怀里，跑到杏春桥上企图与画中人重逢，好把这新颖的诗、别致的画送她。

大舫小舟，泊满石湖。辉煌的灯火、悠扬的笙箫，使申月的百姓如临仙境。水中、桥上、岸边，游人如蚁。可在满桥红男绿女中挤来挤去，不管泛着金光的九盘明月怎样跳荡、挑逗着游人，他对迷人的湖面都不屑多看几眼，只管找她。遗憾的是一无所获。

回城后，徐素的影子苦缠着伯虎，使他坐卧不安。一连三天，伯虎都亲登沁芳园赔礼道歉。

这家勾栏，园子共分前后两部分，门厅较宽，柜台就在东北角上。迈过门厅进入前院，四围是二层小楼，客房约有二十个，还有其余的用房，“外走廊”在前院内，楼梯口在西北角。东北角有通往后院的拱门。灶房、各种贮藏室、下人的房间都在那里。

通过乐妈妈，伯虎先到隋姑娘处赔话。隋姑娘也后悔，那天是自己先出言不逊的，所以伯虎没说多少句，她就消了气。

一大堆衣裳正由徐素洗着，她连站都不站起来，对伯虎无所

谓原谅不原谅，还那样不卑不亢地说：“你又没直接骂我，我生的什么气？”而后，她借着提、泼、倒、搓、摆、拧、抖、晾一连串动作，不再多搭腔。第二天也如此，她因为还没出道，借口要给各个房间送水倒茶，不听伯虎啰嗦。直到第三天，伯虎带去那张《半身美人图》送她，“务祈笑纳”，她有一搭没一搭，看了几眼，这才承认有点像：“难为你还花时间画我，真不值当的。”她虽收下了，只是态度漠然，远没有伯虎期望的那样感佩与亲热。

失望之余，伯虎倒琢磨出更多的味儿来，这个姑娘非同寻常平康女子，颇有点内涵。所以此后，但凡伯虎要独自出外散心，准是去听徐素弹唱。听了两次，伯虎就按捺不住，开始特地为徐素填词和作曲，有时还曲牌成套，使她可以给客人弹唱的曲目远远超过同行，在整个姑苏也首屈一指。另外，伯虎缺钱，逛不起窑子，就常以图作为资酬，连着听了徐素许多次弹唱。这些画被分别挂在许多人的房间里，当然徐素所得自是最上乘者，这才使两人之间关系和感情日甚一日密切起来。

眼看到了徐素该出道的时限，这天，伯虎又带着新作的小曲《园林好》到了她那里。在过厅，帐房先生一边收银子，一边说徐素正在给什么客人弹唱曲子，问伯虎要不要找其他姑娘。伯虎摇了摇头，穿到内院，从西北角外走廊的楼梯口上去，绕到最东南角的房间。徐素住的这房间，临街纵然吵一些，好在以她的天性，还能闹中取静，所以住得倒很安然。前院东南有棵四季常青的月桂树，还算高大，斜伸出去的枝杈，距徐素那屋最近。徐素房间没锁，伯虎入内，在那里等了好长时间。

沁芳园有间专供给客人弹唱的房间。徐素在那面唱完，抱着琵琶，不无倦意地往回走。她从来不花枝招展，也绝非国色天香，但妙好的身量，特有的天资，刚柔相济的秉性，不自轻自贱的气度，再加上一对迷人的酒窝，很能使伯虎动心。

一般寒暄完毕，伯虎掏出《园林好》递过去：“喏，刚写好